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八

五五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徐芝仙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五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廟室類

天中記三輔黃圖云明堂明天道之堂也釋名曰明堂  
猶堂堂高顯貌

鶴山雅言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與後世為宮室以館  
天神何擇漢志祀先王於方明意是神主之類畫五方

之色於其間諸侯歆牲於其下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上玄下黃若

是有屋如何祀天書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未

構已謂之堂堂元非屋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為壇而已

鶴山雅言處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豈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為尊意以有屋為重不知古者亡國之社則屋之屋非所以尊聖人且郊丘盡是壇壇專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錯處後世無有

指其非

說畧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

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何以知之鄭玄駁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

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

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丹鉛錄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倂囚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人之穹廬南夷之碉房先王豈

為之乎

丹鉛錄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既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正楊云此見魏志王朗傳注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筠軒釋略辟與壁通靡澤也壁靡天子之學乃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壁靡焉張子曰

辟廱古無此名其制始于成周後遂以為天子之學諸侯不得立也胡氏管見曰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地之心服之也詩人但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未遽及學校之政而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筠軒釋略泮宮諸侯之學也其東西南皆有水形如半壁故曰泮宮胡氏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頰宮而鄭氏謂泮宮郊之學也有事于此告后稷也考

諸禮記類宮是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  
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以此可見類宮之非學矣  
留青日札戴仲培云魯泮宮非學漢儒又言類宮因詩  
而訛鄭氏解詩泮音半禮記類音班通典言魯國泗水  
縣泮水出焉世以泮宮為半月形遂以辟雍為圓水形  
蔡邕獨斷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漢魯相晨孔子廟  
碑云行秋饗飲酒泮宮畢復禮孔子宅

鼠璞魯泮宮漢儒以為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

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為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

然不言教化及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  
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  
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  
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闕吾  
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駟序言史克  
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  
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  
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

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為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于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先王考



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為居處之室魯為游從之宮祝頌  
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  
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  
耳詩言翩彼飛鴉集於泮林林木所聚以泮水為  
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虎祁  
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  
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  
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

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

楊慎曰戴埴鼠璞之言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爪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

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  
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  
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  
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  
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  
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  
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  
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畧

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於  
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於鄆而公不  
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駮猶  
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  
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辟雍泮宮非學名予申之  
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辟牆也靡天

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園名也辟雍大王  
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  
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  
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  
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  
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  
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  
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

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簾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

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

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余見合而戴埴之論可迎刃耳

名義考詩靈臺篇辟雍中言鳥獸昆蟲文王有聲篇辟雍言築城作豐魯泮宮言羣醜淮夷皆無預學校漢儒謂辟雍辟作璧為圓水天子之學泮宮為泮水諸侯之學羅璧識遺曰辟雍非學也戴埴鼠璞曰泮宮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亦非學也辟君也雍和也說文天子饗飲曰辟雍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曰清廟取其正



室之貌曰太廟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  
取其水圓璧曰辟雍圓璧之說雖非而清廟太廟明堂  
太學辟雍則同處異名為甚明也明堂以朝諸侯猶今  
皇極殿清廟太廟以祭祀猶今太廟太學辟雍以承師  
問道猶今文華殿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則四門之學也  
泮魯水名僖公作離宮于其上落成之際詩人頌之欲  
于此而服夷狄受琛貢與宣王考室之詩同意

琛音  
椰

困學紀聞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

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丹鉛錄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黌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說楷黌音黃泮宮曰黌舍天子太學其水周環故曰壁

邕諸侯泮宮水環其前形如半壁故曰璜舍鮑德傳修起黌舍說文無黌字當用璜周伯琦妄用橫

鶴山雅言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無太學之文亦無太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放大司樂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為蜀守首建學宮於成都市中創博士弟子員遣張夜等授業於京師孝武有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太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宮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云

執林伐山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曰虎觀取此義

執林伐山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薦鬯之夕也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偽飾女樂也以此祭天不亦媿乎

執林伐山明堂左个北史李謚傳左个即寢之房也按即今之捲蓬

天中記大戴禮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  
蒿宮呂覽云周明堂茅茨蒿柱土墍三等以示節儉正  
此事也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  
誤

杜言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明堂歌蒿宮仰蓋博  
物志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廣志大蒿  
容悟道中久無霜雪年久長大可以為屋柱

容齋續筆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

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西溪叢語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  
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殿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  
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揮塵錄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隨其姑長公主入  
謝欽聖向后于禁中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讀釐  
為離夫人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

老學庵筆記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  
必遷于路寢不死于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

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于堂與為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筠軒釋略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云路大也路寢制如明堂所以聽政杜預曰路寢君之前殿也朝諸侯羣臣之處



古言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  
車曰路車

崔愷喪服節禮人君公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  
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正室齋室也  
中華古今注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  
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  
廟四時之饗也

雋言班固傳啓恭館之金滕注恭館恭肅之館謂廟中

也

演繁露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祔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

焦氏筆乘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注謂廡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之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鶴山雅言古之廟制序昭穆而各宮自漢明帝以後合

為一室而異龕古人后惟元配祔自神宗變而並配○  
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袞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一  
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穆在室則  
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為祧  
主遂至今相承甚失古意○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為義  
非謂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  
先君之祧處之冠於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主乎此  
鄭康成錯○慶元初趙忠定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室

朱文公極力辯其不然非惟翼順宣無夾室可藏主其實凡人主之創業垂統當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致朱說為長

畫墁錄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謂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為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謂之原廟

雋言文帝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

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

按此係漢書注

繫瓦編漢文四年作顧成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  
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此

于正史不載後世亦無有豫為廟者

此亦係漢書注又按服虔曰廟在長

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演繁露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為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真也

留青日札碧雞漢越舊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  
光景時時出見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  
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  
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前漢書音  
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  
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  
禽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山在滇池東

筠軒釋略韋昭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因其寶而祠之

故曰陳寶

筠軒釋略毫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示戒也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所謂亳社乃殷社也武王伐紂令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焉致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惟亡國之社則屋之令不得受天陽也

秋林伐山宋國有梅社此名甚新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梓西社槐則梅社蓋北社也

雋言尹賞傳寺門桓東如淳曰雋亭傳于四角面百步  
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  
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  
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丹鉛錄漢書注作和表禮記字林俱作桓表公室視桓  
楹注桓墓前表柱也華和桓三音相混尚書桓夷底績  
水經作和夷桓譚新論晉中經簿作華譚則華表作和  
表桓表義實叶矣



西溪叢語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  
初元年徙長安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  
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  
司徒門外後漢鄯南千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  
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留青日札墓前地名明堂一曰券臺清異錄葬家聽術  
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  
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磚面方長高不

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餘冬序錄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理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磚石為之上書錢若干緡為死者買葬於此山神龍不得爭競事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六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寺觀類

紀原王母授黃帝元始真容置高觀之上觀名始此

雲麓漫抄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作桂館

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

說略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蜚廉桂館甘泉作益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按太史公紀作益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有益延壽三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

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北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蓋延壽三字耳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

石林燕語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

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銜之元魏時人也

師古注漢書凡府廷

所在皆謂之寺

五雜俎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竝傳王林卿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唐制中書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

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敕賜者不得稱也

識遺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亦遠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

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皇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吏藏乃藏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



度佛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  
福可集乎若鐸鉞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  
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說略佛刹名寺按風俗通云寺司也官府所止故曰寺  
李華杭州開元寺塔碑云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  
置寺度騰蘭二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蓋賓而尊之比  
於曹署此其源也翻譯名義集云寺者釋名曰嗣也治  
事者相嗣續於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止

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法苑珠林云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竝隨義立名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初學記按文殊師利菩薩經曰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又增一阿含經曰波斯匿等五王白世尊此

僧伽戶水側福妙最是神地欲造寺世尊曰汝等五  
此處造寺長夜受福世尊即伸右手從地中出迦葉如  
來而告曰欲作神寺當依此法佛遊天竺本記曰達嚧  
國有伽葉佛伽藍穿大石山作之有五重最下為鴈形  
第二層作師子形第三層作馬形第四層作牛形第五  
層作鵠形名為波羅越波羅越蓋彼國名鵠譬喻經曰阿育王起  
十八百寺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  
騰焉即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

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馬

演繁露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產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目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送如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槩以僧寺為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秋林伐山樓觀本尹喜之居有草樓焉後人創立道宮  
名曰樓觀今在終南之陰蓋屋縣韓翃有題樓觀詩

丹鉛錄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為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  
顥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為慈並  
非

丹鉛錄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  
別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秋林伐山佛寺曰仙陀

金山也

又曰仁祠又曰寶坊又曰

香阜又曰柰園寺稱柰園者白馬寺有柰林也見洛陽

伽藍記王勃詩柰園欣八正○柰祇園出拂菻國佛寺

曰柰苑祇園本此

說楛西域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乃以  
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又闡義云菴羅樹其果似  
桃或云似柰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  
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即受

之而為所住二事甚類疑當為一

秣林伐山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  
其地名曰洞宮劉滄有宿洞宮詩沐髮清齋宿洞宮又  
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揚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  
應從鳥外還

秣林伐山王勃寺碑高臺與雁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  
畫佛有五精舍獼猴江其一也○佛國五精舍一給孤  
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蘇州詩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學林新編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  
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按古之儒者教授生  
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  
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  
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清廬求見注曰清廬即  
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  
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



能改齋漫錄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宛委餘編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為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擅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蔡

毋若公揚竒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  
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  
不宜用之俗地耳

困學紀聞精廬見後漢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  
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  
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秣林伐山治古音避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  
諺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稚如蜀刺史

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容兒詩家稱謝容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家謂治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治又音怡水名漢鴈門郡陰館縣治水所出東入于海

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據

菴溪漁隱曰廣韻云菴小草舍也菴菴藺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莽菴藺艸名或作莽魯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合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為菴字耳

丹鉛錄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菴近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弁者石鼓文作菴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盦烏合

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戈饋盃盃器皿而借為菴舍字  
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  
是否以俟知者

批言博雅云屠蘇酒名元日飲之除瘟氣然不詳屠蘇  
之義四時纂要云孫思邈有道術作庵名屠蘇謂屠絕  
鬼氣蘇醒人魂與除瘟氣之說意正相合酒名庵名雖  
異義則一也

丹鉛錄蕭子雲雪賦曰緇罕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

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  
金騾裹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  
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  
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  
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  
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憤無屋凡冠有屋者曰  
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日覆兩  
耳會見兒童作天子

名義考博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腐麻四時纂要  
作屠蘇又廣韻酴酥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是屠蘇  
為屋酴酥為酒本不相混也唐人詩手把屠蘇讓少年  
先把屠蘇不讓春誤以屠蘇為酴酥後人遂謂屠蘇又  
為酒古人正旦飲酒以少者得歲故先飲老者失時故  
後飲是日酒皆然亦無屠蘇先飲之說或云屠絕鬼氣  
蘇醒人魂妄說也

困學紀聞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



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

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  
蘭闍蘭闍此即蘭若也

今按世說注云王丞相善周旋座客皆贊美時有僧在  
座上亦稱之曰蘭闍蘭闍蓋贊美之詞也

留青日札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  
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即所謂清淨草

菴之意

能改齋漫錄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  
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  
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  
此又作日灼切也

西溪叢語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  
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  
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

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說略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釋  
書云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按招提梵音本拓闢提奢  
後人傳寫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二字見西溪叢語  
阿蘭若或名阿練若大論翻遠離處薩婆多論翻閑靜  
處天台云不作衆事名之為閒無憤鬧名之為靜或翻  
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即離聚落五里處也應法師翻  
空寂四分律云空靜處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

切上官儀懷友詩又作日灼切恐誤也僧伽藍譯為衆  
園僧史略云為衆人園圃園圃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  
植道芽聖果也唐高宗沙汰詔曰伽藍之地本曰淨居  
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要覽云或云毗阿羅比云遊止處  
毗言胡繼宗云拓提今誤為招提梵語中有拓闢提奢  
之說按釋書招提菩薩時古佛號因以名寺非拓提之  
誤也孟浩然詩清夜宿招提若為拓提則韻不諧矣  
名義考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為丈謂席間之地

可容十尺也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  
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  
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  
毗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  
名方丈室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周禮伊耆氏共杖函  
函匱也以函藏杖也

鬱岡齋筆塵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即三寶也浮屠即佛  
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為浮屠後人因誤承

巖之

演繁露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六一居士跋永樂十六角題名不知為何時碑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為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

說略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  
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為起八萬四千塔今此  
震旦亦有在者又法苑珠林三十八卷云如來在日行  
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為米麵以土麵施佛佛  
感其善心為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百年作王出  
世號為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并皆臣屬  
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入塔所獲  
舍利役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

四千塔又廬山文殊師利像昔傳云育王既統北洲學  
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  
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  
亦爾此其一也又釋氏通鑑云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  
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  
末造八萬四千寶塔令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  
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  
震旦國者一十九所按此一事而四說不同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傳奕之言信矣

嬾真子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玩然不載鴈塔本末僕讀藏經因謾記之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為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

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甃浮屠以蔽梵本恐  
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  
有僧婆宰堵波僧婆者唐言鴈也宰堵波者唐言塔也  
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  
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  
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輒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薩  
埵宜知好施謂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  
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

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  
序時皇太子治又述三藏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  
右軍字勒二文于碑及鴈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  
安二碑于塔上其後遂為游人咸集之地故章八元詩  
云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鳥飛平地  
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路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  
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此詩人所贈爰  
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易見不更錄

六一居士跋隋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西林道場者偽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為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

說楷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梁劉孝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甫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又唐韋述東京雜記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執林伐山中美紀聞揭諦神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今破山寺是也

執林伐山缺圍山在西天佛經所稱不知的在何處唐初宋昱詩梵室開金地香龕鑿缺圍

留青日札重陽菴吳山之東地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即見菴基磚瓦無恙且有假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或曰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澍注曰神明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上止于

天陽之字清澗之中也道書言上為陽而清又為陽故曰重陽

天中記洛陽伽藍記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楊銜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指

歸○水經云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  
立也按銜之魏人親釋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  
矣玉海因之書于漢晉之間亦誤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七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宅舍類

紀原周禮六鄉以為軍政謂比閭族黨州鄉也

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  
中曰棟次曰楣室東南隅曰突西南隅曰輿屋宇也居  
處也第次第也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樓重屋也

亦閣也土高曰臺齋謂于此平心養思而齋戒之也小  
閨謂之閤堂謂堂堂高顯貌軒廂也前曰軒後曰輕家  
亦居也室實也小曰室大曰厦亭人所停集也閣大樓  
也四隅皆有欄楯可通行者房防也防風雨燥濕也庭  
庭除也窩穴處也窖地藏也門戶字象形兩扇曰門一  
扇曰戶又云在外曰門在內曰戶門闔曰扉門限曰樞  
窓聽也助戶為明者也榻窓之隙也窓之濶遠曰櫳榻  
檐也椽椽角也柱主也廊廡也四邊重簷也正寢東西

偏曰廂梁屋之橫木也楹即柱也棟極也欄遮也閭里門也與閭通廬舍也在野曰廬階陞也厨貯也取藏蓄之義棚搭木為架也明其等曰閭積其功曰閱店者殖貨之所也街者通衢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楚人謂橋為圮井以不變為義也竈創也創造食物也廁穢所也淫水溝也以陶瓦為之取流通不滯之義有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開灌田取沛然之義初學記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周禮載師

凡任地國宅無征

鄭衆注云國宅城中宅無征無稅也

尉繚子曰天子宅

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宅亦曰第言有甲

乙之次第也

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十石受小第室

一曰出不

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

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

見魏王奏事漢書曰夏侯嬰以太僕事忠帝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

嘉女成帝賜甲第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北闕下東觀漢記曰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十石相與並代

自祖及孫

官府邸宅相望

漢紀曰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魏志云明帝特為舅孫甄暢起大第舍晉

紀曰琅邪王道此第宅之事也  
子開理東第

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  
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嘆曰富貴無常如此甲  
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雋言胡建傳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  
第謂公主之宅

名義考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  
乙次第故曰第第非室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

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第非通稱也武帝為霍光治第遂以第為室羊祜與從子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遂以第為通稱田蚡治宅甲諸第遂有甲第之稱漢設甲乙科射策中者謂之高第亦謂之甲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又有及第之目是科目亦謂之甲第又物品高者謂之上第漢書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困學紀聞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兮匪義迹其馬

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  
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  
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  
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天中記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  
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  
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  
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按家語哀  
公問東益

宅不祥淮南子云西  
益宅不祥二說不同

名義考今人以正寢為堂燕寢為室殊非堂蓋正寢前  
露臺也玉篇堂土為屋基也爾雅古者為室自半以前  
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是也白虎通天子之  
堂高九尺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若以為正  
寢豈直高九尺三尺耶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爾雅所  
謂為室也弗肯堂弗肯虛之也矧肯構弗肯實之也虛  
謂築土實為架木他如賈誼謂廉遠地則堂高袁盎謂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皇皆以前虛者為堂也

王海古者為堂自半以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為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

癸辛雜識說築傅崑自離騷也有說操築於傅崑兮武丁用而不疑雖與伊尹割烹要湯同一疑然未有以徵其實不然近蔡氏書傳云築居也猶今言卜築不知何所据

鶴山雅言素問人以為黃帝但其中如云醉以入房等語決非黃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庇有廉其中為堂為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西北一半為室室兩夾為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若謂房為婦人所處則後世語也

刊謬正俗舍字訓止訓息人之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甘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

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演繁露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柰林伐山夏日供帳飲食處曰水廚見越絕書闔廬庖所也

學齋帖碑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狀初不指屋宇也

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後知夏屋之為幷幪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丹鉛錄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也禮周以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稗言詩夏屋渠渠朱子注云夏大也渠渠深廣貌羣玉  
云夏屋古注大俎食具作巨室用非丹鉛錄亦云愚謂  
夏屋固大俎狀楚詞云夏屋廣大沙堂秀陸士衡連珠  
篇云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豈可亦以為大俎乎  
要是兩解俱通未可專以大屋為非也

困學紀聞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  
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  
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蓬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注夏屋

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  
家之屋惟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  
禮注異如此

困學紀聞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  
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  
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邽皆狀漢地里志天水隴西  
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演繁露春秋莊公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

侯黜聖大夫蒼士黹黹黃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  
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為白屋也  
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存古也南史  
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荅曰諸君以為朱門貧道如  
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師古曰  
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官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  
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為白屋也故山案藻稅丹楹  
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

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樂暮戚

名義考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衡門橫一木為門也品穴之士其居如此

丹鉛錄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



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  
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  
逐水草無定居之羶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  
攢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按張晏注漢書  
直宿所止曰廬

柝林伐山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賁于邁軸玉帛之  
贄委於圭衡謂圭竇衡門圭或从穴作室

丹鉛錄晉書儒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  
柴門字原出於此漢書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丹鉛錄今人名草亭曰團標未見出處按北齊書神武

帝徙并州抵邑人龐氏團焦中團焦團標也

今按標音瓢

丹鉛錄莊子注遽蔭竹席今蘆簾也按三國吳安東將軍徐盛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注以蘆簾遮其外蓋今俗名蘆箔也簾芳未切

名義考通俗文柴垣曰杝木垣曰杝南土悉以竹為之斜織者謂之巴飛杝杝本作籬釋名以柴為之疏籬離狀爾雅樊藩也郭璞云藩籬也

拖籬同

貢父詩話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調言長語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碧落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天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埒同

丹鉛錄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

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陳敬叟詞窈窕青門紫曲周美成  
詞小曲幽坊月暗又惜惜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詩餘改  
作坊陌非也謝臯羽天池間集載孟綆南京詩云惜惜  
坊曲傍深春○說略今稱妓居猶曰曲中

丹鉛錄虎落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丹鉛錄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  
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  
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

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螻蛄吊月鈎欄下字又作鈎宋世

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按古今注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為扶老拘欄

畫飛雲龍角  
虛於其上

閱耕餘錄魏略焦先楊沛並作瓜牛廬裴松之以為瓜  
當作蝸園舍形如蝸牛也按本草蛄蚶一名陵蠡一名  
土蝸一名附蝸一名蠡牛亦曰瓜牛松之未及考耳非  
字之誤

筠軒釋略魯人夜迷行路望田中有大宅遂叩門求宿

婦人延入設酒至醉寢明旦視之身在田塍上傍有一螺大如斗心甚惡之因吐出昏泥也今人因此自謙其居為蝸舍也又魏隱者焦先作舍形如蝸牛稱蝸牛廬秋林伐山戴延之西征記函道道如封函也荀子云局室蘆簾局室室如碁局也

困學紀聞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

三間屋

演繁露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輟耕錄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五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五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困學紀聞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云鋤耒者里宰

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鋤者歟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按周禮鄭注云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留青日札鄭玄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鋤  
取鋤強之義彈則在朝曰彈文在野曰褒彈評彈是也  
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更舖一名冷舖  
即街之彈室也

丹鉛錄說文引孟子七十而鋤周禮以歲時合耦于鋤  
以治稼穡鄭司農曰鋤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鋤音  
助又周禮以興鋤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  
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能改齋漫錄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舖唐世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理中寄附舖侯景家

資暇錄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舖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舖誤也唾玉集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闌闌顏延之云闌闌市巷門也

古今注闌闌者市墻也闌者市門也

雋言相如傳令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俗學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

中華古今注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臆乘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為姦北軍穿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

之類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衛士稱為區士

丹鉛錄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蓋不宿客之舍為里

區宿客之舍為謁舍

按如淳注居處所在為區謁舍者今之客舍也

丹鉛錄穹廬一作弓間鄒誕生云以檀為廬若穹然北

齊斛律光歌天似穹廬罩四野

文昌雜錄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荅云是契丹家語猶言

行在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八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廡序類

釋名大屋曰廡廡懣也懣覆也○序次序也

演繁露舜遊嵩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嵩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嵩郎言其禦侮嵩除之下注曰

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下室中故號高郎

丹鉛錄漢書游於高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  
省作郎者上廡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  
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  
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宛委餘編用修云漢書遊於高郎鍾繇表廟郎郎當作  
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廡下下承上也此却不然龜筮傳  
紂為象郎豈亦下承上乎蓋古文通用耳



埜客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  
龍蚘蟊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襲刃從東箱上鼂錯  
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  
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  
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箱字竝從广頭謂廊廡  
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廂  
字見禮記○學齋帖嗶曰師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  
西廂皆非是

留青日札西廂即西清今人家廂房清僻處也漢書鼂錯趨避東箱蓋箱與廂通今國子監亦有東廂等名東祭東翼也南祭南除南庭也東除中唐

雋言子虛賦象輿婉蟬于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廂清靜之處也

雋言相如傳居列東第師古注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夏侯嬰傳賜嬰北第一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平王后傳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宮注

本是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為宮

丹鉛錄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避南面之故歟

容齋隨筆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雋言霍光傳祠閣室中如淳曰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竇嬰傳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侮

天中記釋名大屋曰廡廡幙也幙覆也并冀人謂之庑庑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又屋輿也其中溫輿也通俗文容堂曰庑

夢溪筆談今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

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為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

演繁露五祀有中雷左氏三進及雷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雷力救切

席上腐談古之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

雋言宣帝紀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古曰銅池承雷也以銅為之

三餘贅筆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為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刊謬正俗伯兮篇云焉得諛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北堂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代醉編焦弱侯曰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  
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為諼諼忘也背堂  
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悞認背  
字亦悞愚謂諼忘也忘字虛不作如今之諼草言焉得  
善忘之草樹之而忘我憂乎言忘則憂亦在所忘之中  
耳士衡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虛字看而以歸  
別於憂耳背北堂也則面南庭除亦可作襟如襟江帶  
湖皆真假借字眼若是焦說則樹背為背上樹襟為背

前如莊子柳生左肘可為一笑羅願曰安得諛草言樹之背諛忘也言安得易忘之草樹之北堂使我觀之而忘憂也然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諛同也遂命萱以為忘憂之草此亦諸儒附會之語也此說極有味使以諛為萱草也則樹之何難而云安得耶

鶴山雅言為人子者居不主與朱文公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



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餘冬序錄古人居屋西南隅曰奧東正南隅曰竈王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孔子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為竈故席地可馮其觚今人謂竈東厨尚存其旨

迪旃璫言古人宮室門東偏向故謂西南為奧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則其制可知矣故祀

禮以西為尊南向為昭北向為穆今制門中開西南非  
與則不尊矣猶襲尚右不反卑耶今東西相向猶稱昭  
穆不失其序耳而非其義也

楊公筆錄西北隅謂之屋漏禮每有新死輒取屋之西  
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以供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  
之也

秋林伐山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  
也疏引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冪幄帟注云帷冪以布

幄帟以繒帷幕是大帳幄帟為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墊  
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  
今按鄭玄解屋為小帳蓋以屋為幄也史記運籌帷帳  
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又幕即幕也易井收勿  
幕吳氏纂言音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墊次設幕發令  
犒士臨之詩人所詠清油幕也其隱奧深居曰帳密謀  
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桐薪今官人公廡正堂前有篋樓三間獄囚於此對簿

俗稱為撲水廳陸氏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至無設床處惟撲水少底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然則自宋以來有是名矣

戒菴漫筆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剝風板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能改齋漫錄今之屋翼謂之傳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

直於東榮鄭氏注云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傳風又雲榮在屋踈兩頭與屋為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夢溪筆譚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

藝苑雌黃按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

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  
兒詩前榮饌賓親冠之所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  
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  
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檐一名摘一名宇即屋之  
四乘也又謂之楣集韻云屋招之兩頭起者為榮其謂  
之翼則言攔宇之張如翬斯飛耳故禮記言洗當東榮  
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榮上林賦云偃佺之徒暴于  
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舍元殿

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氏筆談未為確論按甘泉賦列宿施于上榮師古曰榮屋翼也子虛賦暴于南榮郭璞曰榮屋南檐也

留青日札步檐漢相如賦步檐周流唐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步檐拖虹霓之色顏魯公太尉文貞宋公碑嘗于光範門內坐步檐中簡文帝秋夜詩檐重月沒早晉夏侯湛秋夕哀詩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流光謝希逸宣貴妃誄巡檐而臨蕙路杜甫詩步檐倚杖看牛斗

今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為步蟾則又易之踏兔走蝮  
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  
間亦曰一步

丹鉛錄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即今簷字也蓋用相  
如上林賦步檐周流之語俗子不知古字乃改檐為蟾  
且上句有新月猶懸而此又云步蟾太重復况步蟾乃  
時俗舉子坊牌腐語杜公語寧有此惡字面耶

丹鉛錄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為賓階左為



阼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是也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賓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賓于王是也天地所以交泰也至秦中為甬道亢狀自尊天地不交而為否矣今佛寺道觀猶存古制

名義考王幼學謂納陛為從中階而升孟康謂鑿殿基際為陛二說皆非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雷下如今官府升堂有自檐而升者有自階而升者納陛亦自檐之意故曰納之雷下

雷音溜

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貴近  
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白使畫便廳掩障自為  
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  
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  
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  
華陽博議筆談云按反坫出論語不應踈陋至此宋  
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

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僕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

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狀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演繁露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為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為屏者沈以為誤為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丹鉛錄爾雅曰坫謂之坫注坫堂隅坫端疏坫者堂角也一名坫又曰坫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

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會有反坫此  
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為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  
設於東堂下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  
一執以待于南坫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  
狀則堂之東北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故郭云在堂  
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坭垣也引詩乘彼坭垣諸經音  
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為之記曰反  
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

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檟于東堂下南頌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于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

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  
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北  
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籩則反爵于奠坫  
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賓出公側受鞞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  
也鄭康成解康為元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為詳惟失引  
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細素雜記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

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始作此蚩尾是水獸作蚩尤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爲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

名義考倦游錄漢以宮殿多火災術士言天上有魚尾星爲其象於屋以禳之類要曰東海有魚似鴟噴浪即降雨唐以來設其象於屋脊蘇氏演義蚩海獸也漢武



作柏梁殿以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灾因置其象於上倦  
游錄所謂魚尾即蚩尾類要所謂有魚似鷓亦即蚩鷓  
為鷓也菽園雜記螭吻形似獸立於屋角上又譌為螭  
又云螭蚩似龍鰲魚亦似龍皆立於屋上者今殿庭曰螭  
吻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蚩也殿庭為龍形衙舍為獸形  
或為魚形以別于宮殿皆以意為之非其本則然也

蚩音

答

留青日札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栱藻井非常

叅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縣魚瓦獸乳梁五品以上許作烏頭大門宋之樞栝即官府門首拒馬叉子也鷓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鷓者瓦獸上鐵叉也

柶言淳化帖云既移屋近西牆微援裡地成大寬緩裡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閣也按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註樹立也引流水種木為援也援衛也牆微援謂以牆微為援即今人結牆微為屏也微不從草蒙上文耳

談苑砌臺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為林觀之  
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  
使意上賜錢來即知唐末有之太祖胡天王都尉王審  
琦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

天中記仲素  
字繪之建封

子也孔帖  
作仲封誤

丹鉛錄蔡衡仲舉温庭筠華清宮詩溢浪浮瓊砌晴陽  
上綵旂之句曰溢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法式乎  
宮墻基自地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崖隙狀謂之疊溢

石多有水紋謂之澁浪

丹鉛錄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  
里圖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今府治廳事多畫此

秋林伐山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

新意遂令巧者不泥掌

今云  
泥抹

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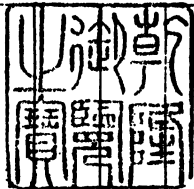
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狀  
天成謂之影壁今衙門屏牆亦曰影壁

輟耕錄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

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齋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繼古裝編云以寓厭禳之旨

刊謬正俗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而出名曰桓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

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  
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投征叙比也軍之正門  
為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徐芝仙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九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梁欂類

釋名稱確也或謂之椽或謂之椽

丹鉛錄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欂或作麗莊子梁麗可  
以衝城殷敬順曰阜梁也

兼明書靈光殿賦曰雲淙藻稅臣向曰淙梁上柱稅又



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栢謂之窊郭璞曰栢櫨也

栢音

皮碧櫨柱頭也櫨斗也又云窊謂之梁其上櫨謂之

稅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為其說且  
上文枝掌扞扞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即又  
手也何得更以稅為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原始周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  
坳重元重廊重常復格藻稅移旅盈翬常畫內階玄陛  
堤塘山廡應門庫臺玄間又以黑石為門限按四下曰

阿外向室曰坵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屋也重常累係也復格三櫺也藻稅梁上柱也承屋曰移旅燹藻井之飾也宮廟陞臺修飾之制詳見於此

演繁露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

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

演繁露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為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即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槩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士記屋

亦皆相承以幾楹為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  
或析而言之以一間為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  
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  
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  
室為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  
而二十三楹者以一系列為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  
十一者從南面計眎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  
也

雋言五行志童謠曰木門倉琅根為宮門銅鑊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鑊也銅鑊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

演繁露風俗通義門戶鋪首管公輸班見水中蠱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蠱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鑊鑊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蠱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

昔浪游逸

輟耕錄今人家窻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  
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戌  
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  
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留青日札屈膝說者以為即鋪肯非也蓋既言屈膝又  
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  
屈伸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曰宮門

銅鍏也

留青日札西都賦排玉戶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  
長門賦擠玉戶而撼金鋪沈佺期詩舞閣金鋪借日懸  
李賀詩月綴金鋪光脉脉鋪古器名簠方鋪圓乃禮器  
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  
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

說楛李元平樂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闥歷金環之華鋪  
金鋪又作華鋪矣

戲瑕屈戌亦名屈郟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楯  
稜小殺鏤獸形若饜饜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即古之金  
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  
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一物而異名至屈郟之稱則自李賀詩中見耳西漢書  
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  
讀宋人小說謂般輪見水中蠹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  
象之立于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般輪所飾之蠹



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地之形似不專於螭矣

留青日札楊炯青苔賦曰暗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我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嬾真子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颺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擊鼓鍤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

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秋林伐山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屬鷓鴣吻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亦有出也見菽園雜記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

矣菽園雜記詳見動物篇

丹鉛錄公輸子見羸出頭潛以足畫之羸引閉其戶不可開因倣之設於門戶今以羸為鋪首古遺制也文子聖人師蛛蝥而結網法蠱蠶而閉戶後漢禮儀志殷人水德以羸首慎其閉塞使如羸也

枕林伐山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挿葦於戶布人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挿戶螺則

今之門鐶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今按桃梗後漢書作更

執林伐山唐韵搭音塔柱搭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量

菽園雜記引博物志

蚋音貂二音

其形似龍而小性好

立險故立於護朽上則護朽之名亦古矣

菽園雜記別見

丹鉛錄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楚辭網

戶朱綴注綴綠也以朱綠其邊今日四映如古紫界牆

青瑣闥之屬

夢溪筆談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

覆海今令文文中謂之鬪八吳人謂之愚項唯宮室祠  
觀為之

丹鉛錄綺井謂之鬪八又曰藻井今俗曰天花板也

雋言趙后傳壁帶往往為黃金釭服虔曰釭壁中之橫  
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  
出如帶者也于壁帶之中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釭  
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丹鉛錄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壁帶縣楣皆以

沉檀為之注壁帶壁中橫木縣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如偏橋棧道之勢今人謂之掛楣古之殿閣今日閣板禮記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西都賦曰金缸銜壁

留青日札岑羲公主宅金榜重樓開夜扉武平一金榜珠簾入夜開又岑有金榜瓊筵銀河玉漏武有金榜珠簾瓊筵銀箭沈佺期金榜扶丹掖李嶠黃金瑞榜絳河隈宗楚客玉樓銀榜枕巖城杜子美曲江翠幕排銀榜

劉夢得銀花懸院榜翠羽映簾條金榜銀榜乃俗字面  
金額金題銀額銀題為少雅盧藏用飛羅半拂銀題影  
韋元旦僊榜承恩爭既醒又顧昭暴卒見冥間金榜銀  
榜鐵榜見唐書榜亦作榜今牌扁也

詢荔錄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筍穴俗呼為公牡筍  
是也

秣林伐山僧寺茗所曰茶寮寮小窓也

名義考漢書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瑱門孟康曰

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魏都賦皎皎白間離離小錢張說注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亮簡者刻鏤為連瑣文本注是白間即今菱花窓簡文如列錢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為錢文也

鏤音漏  
簡音格

客座贅語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史牕此即今之柳葉櫺子也俗又名為不了格



演繁露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  
也在墻曰牖在壁曰窓

雋言甘泉賦旋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  
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

雋言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椽師古注椽屋椽也子虛賦  
仰艸椽而捫天注艸古攀字椽椽也音老藝文志茅屋  
采椽注采柞木也字作椽本從木以椽為椽言其質素  
也

雋言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  
椽中師古曰重椽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  
轅音老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雋言天文志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  
也三輔間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為極延馬  
謂之堂前闌楯也○又朱雲傳雲攀殿檻師古曰檻軒  
前欄也

雋言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上師古注軒檻闌版也甘

泉賦據軫軒而周流兮注軫軒謂前軒之軫軫者軒間  
小木軫字與檣同

雋言表盜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  
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侯鯖錄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檣欄  
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人言鈎欄是也行  
文沙門玄應撰

名義考階際木勾欄曰欄干亦作闌干眼眶亦曰闌干

蓋闌干以橫斜為義，勾欄木縱橫為之，故曰闌干以木為之，故字从木。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蘭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萑葦蘭香草，躬誤當作渙，灑亦縱橫之意。淚出于眼，因謂眼眶為闌干。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薛令之詩：首菴長闌干。近孫太初詩：山中芝草闌干長。凡橫斜皆可言闌干。

七修類稿：闌杆有三義。木之闌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日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日玉

容寂寞淚攔杆攔杆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演繁露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為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攔之義古字多通用蘭闌攔皆一也攔檻之版為蘭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之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攔也為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為攔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

遠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為蘭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為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廄為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為闌也納奴婢閑中而鬻賣之亦名為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即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為權

權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狀也夫以專取為權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為闌矣

資暇錄今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拔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為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為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

楚客叢書李濟翁資暇集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  
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  
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  
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  
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  
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  
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  
欄用也近見苕溪漁隱亦引藥為證



復齋漫錄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云云方悟子美詩常  
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

茗溪漁隱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美詩余  
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二年詔曰池籩未御幸者假  
與貧民蘇林云折竹以繩編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  
律名為禁禦李濟翁殊不細考乃以籩為藥遂穿鑿為  
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  
之欄檻耳

丹鉛錄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  
作闌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  
闌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  
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  
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蘭同或又加木  
作欄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藥同說文禁苑  
也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漢宣帝藥未幸者假  
與貧民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

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攔比古語藥攔語意益明若以藥攔為芍藥之攔則今之花攔乃花蓋之攔可乎

名義考褚記室世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唐人謂井攔為銀床潘平田之說不知何據葉上恐亦無字今人家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蓋青金也或以此得名銀床亦非攔蓋輓轆架也廣韻輓井轆圓轉木

也用以汲水喪大記以紼繞碑間之鹿盧南人謂之油葫蘆北人謂之滑車曰銀者對金而言或其色白也李白詩絡緯秋啼金井欄亦是指井蘇軾露帳銀床初破睡誤以銀床為偃息之具也

戲取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鉗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詩玉箸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外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漁人網得小石碑題云雨滴空階曉無

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其詩不類唐以後  
人

名義考漢書武帝立井幹之樓揚子重黎篇或問茅焦  
歷井幹之死按井幹井上木欄其形四角或八角師古  
曰積木而高於樓若井幹之形司馬曰始皇殺諫者二  
十七人積之闕下如井幹之狀

彈雅井幹通稱金井欄又曰銀床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十

蓬萊縣知縣沈自南撰

溝塗類

釋名圖以草作之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罽沟

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丹鉛錄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  
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  
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正楊莊子注羊溝鬪鷄處郭璞爾雅  
注陽溝巨鷄古之名鷄

兼明書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  
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  
他說也

餘冬序錄今人謂暗溝為陰溝明溝為陽溝所謂楊溝  
羊溝安知非陽溝耶

丹鉛錄周禮為其井匿注井漏井匿堰豬慎按漏井今  
之滲坑匿豬今之陰溝也

丹鉛錄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注  
云偃謂屏廁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洩當其偃洩  
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誰能常之古者  
謂溷廁為屏言其穢濁當在屏處謂偃者其形如匿周



禮為井匿以共王之溷浴又曰梁水偃也偃水為闔室以苟承其空由是證之則溷浴之匿取魚之偃及後人灌田檢水之堰其用雖異其形則同

資暇錄今俗命如廁為屋頭稱井州人咸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天中記說文曰廁清也釋名曰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

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聞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輟耕錄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韻初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

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床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  
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益  
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  
青亦不應踞溷圜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慎夫  
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  
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螫蠚入  
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溷圜他如劉安別  
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

廁則以偃浚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  
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灑注孟康曰廁行  
清踰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  
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  
見柏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  
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  
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  
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廁

贖盟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廁矣

演繁露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甚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漣也

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

故此

原在霸漣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廁也即此理推之

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圜之名為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為刑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圜矣而溷圜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邳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為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圜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

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  
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  
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  
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黥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五雜俎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為之說此殊可笑  
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黥耳若非灑  
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即尊貴帝狎之久  
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

怪

戲瑕廁踰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  
踰此義為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天中記漢書萬石君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舊注徐  
廣曰踰築垣短板也廁踰謂溷垣牆建隱於其廁而澣  
滌也一謂踰為豆言建又自洗盪廁豆廁豆寫除穢污  
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褻器也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  
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



戲瑕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  
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  
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為籠余以  
為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  
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術字當弄字者恐誤術即巷  
字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家術家巷也揚子一闕一巷  
也按避暑錄話今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  
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  
因謂初至為入瀧既盡為出瀧瀧本  
音申江反奔湍貌人以為若籠謬也

前聞記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詵接鬱林王  
出至延德殿西弄弑之丁度集韻弄厦也屏也又作屏  
盖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衙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也

丹鉛錄南史東昏侯遇弑於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  
巷之類也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衙衙音閑所云弄者盖  
衙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衙註即音弄

丹鉛錄今之巷道名為胡同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  
徯徯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

也南方曰弄北曰徯徯弄之反切為徯徯也蓋方言耳  
疑耀今京師呼巷為徯徯蓋胡語也世以為俗字不知  
山海經已有之食鷩鳥可以止徯郭璞注治洞下也音  
洞又飛魚食之已痔徯獨徯字尚未經見

丹鉛錄詩不入我陳爾雅云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  
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即今稱妻曰房下  
也

疑耀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

疏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路而已道路二字  
未見分別蔡沉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  
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  
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  
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  
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初學記劉熙釋名曰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  
也案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歧道旁三達

出也

謂之劇旁

旁出歧多故曰劇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

之莊

康樂也莊盛也言交道康樂繁盛

七達謂之劇驂

驂馬有七比之方驂

劇八達謂之崇期

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

九達謂之達

達一曰馗言似龜背

故曰馗

見說文廟中路謂之唐釋名又云城下路謂之豪

豪翔也言

郡邑內所翔翔祖駕處

步所用道謂之蹊

蹊僂也言射疾別用之故還僂於正道

又

廣雅曰擇軌垣街徑闌闌眈衍道也

擇音亦垣音巨眈音剛音航衍音干

又吟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

周官曰溝上有吟釋名曰涂度也言所由得通

度也堂塗曰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風俗通云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街

昔黃帝為天子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畿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見周官

又禮記道路男

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此道路之事也五經要義曰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祀道路之神以祈也示兒編莊子謂人相忘于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于術

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惑故  
碨註曰術碨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曰月令  
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途之大者謂  
之道小者謂之術乃知鄭音遂非也信乎莊周以湖江  
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為道路無疑矣三國表術字公路  
杜甫朝享大廟賦押粟字韻有曰曙黃屋于道術又寄  
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  
皆明此意

留青日札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審端徑術  
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巧  
技藝之術

困學紀聞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  
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繫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  
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  
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此選注誤

批言左傳以塞夷庚注云夷庚往來要道也字書夷平



也庚道也吳志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言視大海猶平道也臧榮緒晉書云夷庚未入言未能入平道也陸機辨亡論云旋皇興于夷庚亦取平道之義注文選者乃云夷庚者藏車之所豈其然乎東晉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亦訓庚為道

史記考要封禪書唐中數十里虎圈唐中猶詩所謂中唐也毛氏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張衡西京賦班固西都賦竝稱唐中漢書作商中

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於菟亦西方之獸故於商庭置圈牢也

疑輦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角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為角路乃傳誤也

戲瑕疑輦以輦路為閣道是矣而指角路為飛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角路疑即古之馳道也官署墀中亦云

然者謂其斲形隱起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

執林伐山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廕里士女滿莊尪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尪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為是又說丈尪音達从九从首九達道也似龜背故曰尪从九首一道為一首與尪同義而異音今人不識尪字皆從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最可證今本多作

馘非也 正楊曰選注自明曰古本何耶韻會支尤二

韻通作馘

臆乘莊馘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馘李  
善注引韓詩肅肅兔且施於中馘爾雅曰六達謂之莊  
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馘故毛詩兔且云施于中達  
莊馘蓋衢道之稱也

說楷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注道六通謂之  
衢六尊為衢尊晁無咎詩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去

如衢尊

名義考街四通道也今街衢之街階陞也今階級之階  
祓磚道也周禮考工記堂涂注若今令甃祓今之磚砌  
地也令與瓠同爾雅瓠甃謂之甃祓音該

說楛江梅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成一徑名三三  
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  
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周益公贈誠齋詩回環自闢  
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焦氏筆乘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  
蠻夷邨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  
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邨故宋胡邦衡乞  
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正以金使在彼故  
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陳克勤平逆  
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橐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  
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橐街以  
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橐街之文乎

中華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雋言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傳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又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也孫寶傳更為

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

演繁露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為一槩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天中記玉海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說文驛置騎也○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



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  
文帝二年詔曰以給傳置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  
名置田橫至尸鄉廡置臣瓚曰廡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曹參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李陵騎置以  
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天中記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  
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  
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增韻又馬傳曰置

步傳曰郵

執林伐山唐會要驛傳曰使駭音閭

丹鉛錄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置與郵何別乎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初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

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史牘俗書  
又以駟為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為俗書  
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為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  
四馬高足為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  
不遲一馬二馬為軺傳君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  
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  
義為小狀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速  
曰置步速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

為驛若是步遯字何以從馬乎

說略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睪聲駟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騎言馬也駟主於傳言車也驛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之文書云雨霽蒙驛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遯曰置步遯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

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可以一宿是遽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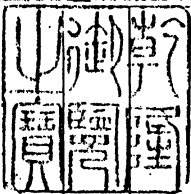
五雜組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

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天中記桂苑叢談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開元文字凡事之賓客館馬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者公所為也私館者是卿大夫以下之家

天中記釋名亭亭也人所停集也風俗通春秋國語有

寓望謂今停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辨處勿失真正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十